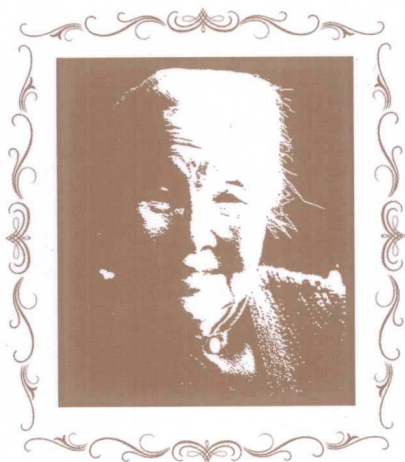




誰能把春天留住

人类啊！相爱吧，
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，
向着同一的归宿。

——冰心



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典藏作品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典藏作品

谁能把春天留住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谁能把春天留住/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编. —杭州: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9. 8
(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典藏作品)
ISBN 978-7-5342-5542-7

I. 谁… II. 浙… III. 儿童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
国-当代 IV. 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15264 号

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典藏作品

谁能把春天留住

本社 编

责任编辑 陈力强

装帧设计 周翔飞

责任校对 倪建中

责任印制 吕 鑫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

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10 × 1000 1/16

插页 12

印张 15

字数 174000

印数 1 - 20000

2009 年 8 月第 1 版

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5542-7

定价: 20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繁星永照，春水长流

——“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典藏作品”出版前言

2009年，正值冰心奖创办二十周年。

二十年来，冰心奖见证了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和繁荣；二十年来，冰心奖印证了真善美的力量恒久流传。

冰心奖诞生了二十年

冰心奖的设立缘于一个美丽的祝愿。

1990年春，为给冰心庆祝九十大寿，由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葛翠琳倡议，著名世界华文女作家韩素音出资，设立了“冰心奖”。

冰心老人的诸多好友，都热情地伸出有力的手，共同把这个蓝图变成现实。雷洁琼女士担任评委会主席，亲自主持了新闻发布会；吴作人先生担任冰心奖副主席，亲笔题写了“冰心奖”几个大字；胡絮青老人发来题词祝贺；萧淑芳、杨沫、叶君健、吴全衡等诸位文坛前辈一起担任冰心奖评委会副主席。

众星闪耀，心血栽培，冰心奖就如同撒下的一粒可爱的种子，在众人的齐心培育下发芽成长。

二十年后回顾往昔，令人感慨。1999年2月28日冰心老人离世，冰心奖评委会中她的多位老友也先后离世，但冰心老人的精神财富，以及诸位前辈们对孩子们的这份爱，却长留人间。他们的希望，他们的嘱托，引导着后来者为这份光荣事业继续执著前行。

冰心奖耕耘了二十年

二十年寒来暑往，二十来春华秋实。现在，冰心奖共包括以下四个奖项：

一、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。面向海内外华文作者征稿，发现、培养新作者，奖励尚未发表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，并出版获奖作品集。

二、冰心作文奖（小学组、初中组、高中组）。面向海内外中小学生征稿，奖励中小学生的华文原创新作，并出版获奖作品集。

三、冰心儿童图书奖。奖励已经出版的优秀图书。

四、冰心艺术奖。支持、鼓励儿童艺术教育的普及和发展，奖励对儿童艺术教育作出贡献的教师和成绩优秀的学生。

其中，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设立之初原名为“冰心儿童图书新作奖”，以届排序。2001年，从第九届开始，正式更名为“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”，以年份排序。

如今，冰心奖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特别是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，已经成为华人世界重要的文学奖项。获奖作者不仅有边远地区、少数民族作者，有从事各种职业的非专业作者，也有港、澳、台地区的作者，还有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新西兰、瑞士、澳大

利亚以及美国的华人作者。

发现佳作，培育新人，搭建平台，推动原创，致力于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辉煌，这是冰心奖二十年来坚持的宗旨。我们牢记冰心老人的嘱咐：“冰心奖要铺路架桥，让更多的人从这里走向成功。”

冰心奖绽放了二十年

冰心老人最喜欢玫瑰。她曾说：“我不但喜欢玫瑰的色、香、味，我更喜欢它花枝上尖硬的刺！我认为花和人一样，要有它自己的风骨。”冰心老人的一生，正如那卓有风骨的玫瑰一样，馨香绽放，淡雅坚定。而如今，冰心奖绽放花蕾，献香于读者面前！

二十年来，冰心奖如同一个温暖的大家庭，吸引汇聚了许多的作家，不论是已享誉文坛的名家，还是初露头角的小荷，亦或浑然不知路径的新人，都能在这里寻到一条通往文学圣殿的阶梯，甚至打开改变命运的转轮。

二十年来，冰心奖积累了许多的佳作，不论是稚嫩鲜活的处女作、坚实独特的代表作，还是新颖跳脱的转型之作，都能在这里找到有力的支持，听到喝彩的掌声。

二十年，足够陪伴一个年青人以文学为食粮走向成熟，也足够扶持一个儿童怀抱理想走向青年；而更多的人，仍然走在路上，与冰心奖并肩而行。

修养的花儿
在寂静中开过去了
成功的果子

便要在光明里结实

.....

——冰心

这是静静绽放的二十年，是余香在手的二十年，是硕果累累的二十年。

时间走到2009年，为了纪念冰心奖二十周年，回顾和总结“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”取得的成绩，进一步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，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精心编选出版了“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典藏作品”丛书。这既是对冰心奖二十年硕果的集中展示，也是以此向设立和扶持冰心奖的老前辈致敬，更是对多年来关注支持冰心奖的文学爱好者们的真心回馈。

“有了爱，就有了一切。”

儿童文学是冰心老人一生钟爱的事业，她把真诚的爱心给予了一代又一代读者，以爱与美的精神张扬着纯真和赤诚。正如她所希望的那样，繁星永照，春水长流，冰心奖将继续为每一个找寻小桔灯的人点燃希望之光。

目 录

MULU

小说

谁能把春天留住	陆 梅	3
最后一个灵魂	熊 磊	31
夏日的河神咬了雪雪的脚步	杨老黑	49
冻海冰河	老 臣	70
帮你抓个贼	李治中	86

散文

捕风人生	冯 海	177
红事	邢思洁	183

童话

大脸兔的故事	向民胜	191
盲鸭子阿嘎	戴 达	198

幼儿文学

月亮汤	白 冰	209
-----	-----	-----

诗 歌

坐飞机

林焕彰 223

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征稿启事

232





小说

XIAOSHUO

谁能把春天留住

陆 梅

“我的父母总是在春天开始的时候离开家到外面去打工，我真希望能把春天留住，这样我就能一直和他们在一起了。”

——摘自沙莎小学四年级时的作文

A 面 沙莎日记——我的草样年华

亲爱的老爸老妈：

噢不，原谅我还是去掉 TMD——亲、爱、的——我烦这三个字！

今天是进铁屋子（我管这里叫铁屋子）满一个月的日子，又逢我生日——顺便问一下老爸老妈，你们是否把我的十四岁生日给忘了？



……罢、罢，不想坏了今天的好心情。

我在这里很好。半日学习，半日劳动。每天天一亮就起床梳洗然后去操场晨练。哈，你们想不到吧，当男队女队喊着整齐的口号、排着队一支支从宿舍向操场上聚拢时，那阵势……连杨树上的乌鸦都来凑热闹了！

说到杨树，我想说说我对铁屋子的印象。尽管没人愿意在铁屋子久待，但我还是觉得这里要比 TMD——（抱歉，成口头禅了！）学校好，比家里也好——如果不是围墙太高，不是围墙上的铁丝网夜晚看起来太阴森森，不是一身灰囚衣太刺眼，我倒想在铁屋子里待上一辈子！

这里有很多挺拔的杨树，郁郁葱葱。尤其秋天叶子黄了时，树叶子像蝴蝶一样飘落。夜空中的大蝴蝶看起来会有点诡谲。但若是在白天，黄透了叶子的杨树，真美啊！——美得舍生忘死，简直不像尘世中的树！（哈，后面这句话是山西女作家蒋韵说的，版权归她所有！不过她说得太 TMD——绝了！我从此喜欢上了她！）

在铁屋子里倒是看了不少书。这里也有图书馆、阅览室，无聊时打发时间正好。

你们究竟什么时候回家？回家的话一定要来看我。向爷爷打听一下很容易找到，周村下去，向北二百里，看到一圈高起的围墙，上面有铁丝网的就是。

沙莎

11 月 15 日午后

11 月 16 日 微风/小雨

昨天的信突然不想寄出。寄了又如何？他们是不会回的。

老爸老妈只知道赚钱、赚钱！总是有赚不完的钱。我怀疑他们睡梦里也在赚钱！他们有赚钱的时间，就是没回家的时间。

我们有多久没见面了：一年，两年，还是三年？我都记不得了。——其实我不记得的是老爸老妈的脸。真的，如果不是身边有张他俩的合影——那张照片不知谁的技术，把人拍得巨小！——我真记不清他们的样子了。（我记不清他们的样子，他们记得我的样子吗？）都三年零三个月了，一千一百八十七天啊，我都小学升初一了！……这跟没爸没妈有啥区别？

前几天在阅览室看到一篇报道，说目前中国农村有两千多万留守儿童，他们的父母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背井离乡去城里打工，一年难得回一趟家。因为无法亲自照顾小孩，就将孩子托付给老人或亲戚照看。“爸爸妈妈不在家的留守儿童，像野草一样地生长”……

哇，像野草一样生长！说的不就是我吗？我就是那两千多万个里的一个！人家的孩子是“花样年华”，我们留守孩子是“草样年华”。说什么农村留守儿童是一个特殊群体，生存状态堪忧、学习成绩下降、心理失衡、人格发展不健全、道德水准滑坡……呵，全沾上了！什么“特殊群体”，不就是一群坏小孩吗？坏小孩怎么了？如果“坏小孩”的名声可以换回老爸老妈在身边，是的——我愿意！

我愿意在挨了老师骂、受了同学欺侮后，回家被老爸老妈数落！我愿意衣服旧了袜子破了后由老妈来照料，而不是傻等着冷冰冰的汇款单，然后自己去解决！我愿意每天早起早睡，做个听话的乖小孩，而不是一夜夜被噩梦惊醒，躲在被窝里哭泣！我愿意被老妈管头管脚，成长的秘密由她来解开，而不是现在放任自由，初潮



来时绝望得想死！

.....

11月20日 多云

昨晚做了一个梦。梦见自己站在高高的山崖上，四周全是高大挺拔的杨树。杨树的叶子黄透了，阳光下，璀璨得有些……不可思议。

突然，树林里蹿出一男一女。男的手里拿着刀，菜刀，淌着血。女的面目憔悴，神情紧张。一男一女向山崖跑来。有人在远处追杀他们。我一闪身，躲进矮树丛里。我在矮树丛里偷看，啊——那两张脸有点眼熟！

后面的人追上来了，三条大汉，手里都有凶器。眼看那一男一女无路可逃，一场厮杀就要开始了。我躲在暗处，屏住呼吸，脑海里有个念头：起来，快起来！将刀子抽出，对准三个大汉中的一个……

可是我却使不出劲，像被点了穴般动弹不得。我想要叫喊，却发不出一丝声音……

厮杀声响起。杨树林里刀光剑影。我握紧拳头，合上双眼。

我在一声惊叫中醒来，已是一身冷汗。隔床的蛛蛛被我吵醒，探过身来问：“又做梦了？”我在黑暗中点点头，躺下。

我再也睡不着了。总是这样，我被噩梦惊醒，就睁眼到天亮。我呆望着天花板一直在琢磨着那个梦。梦里的一男一女——我确信：这一男一女就是我那数年不回家、从这个城市转到那个城市的老爸老妈。

可是，为什么梦里的老爸老妈会被人追杀？为什么老爸拿着血

淋淋的菜刀？他们杀了人吗？遇到仇人了？……

11月21日 阴有雨

在我很小的时候，老爸老妈就去城里打工了。先是西安，接着又到武汉、合肥、南京……后来跑去上海，不知下一站是打道回府回周村，还是北上去更遥远的青岛、沈阳、哈尔滨？我一遍遍地发誓——在我想他们想得绝望的时候——我就想，等有一天我攒够了钱，一定也要出去！我要去很多城市，沿着地图一个个地方流浪！我要比老爸老妈走得更远！离开这里，永远不再回来！

我讨厌待在家里。家里就我和爷爷两个人。白天、黑夜都静得可怕。爷爷眼睛不好使，耳朵也越来越背。几个月前他在井台边打水，没看清地上的绳子，绊了一跤，躺在床上几个星期才爬起来。

那天我放学回家晚了，径直去厨房找吃的，厨房里冷锅冷灶，什么都没有。爷爷躺在里屋没一丝声息，眼睛闭着，脸上布满褐色的老年斑。

我向爷爷走去。

窗外，暮色正重重涌来。

我突然感到害怕——不知道怕什么——但就是害怕！

我没有喊醒爷爷，却向屋外跑去。

是晚饭的时间，空气里弥漫着野生爬藤植物刺鼻的气味和老房子阴森的霉气。到处是荒长的野草和藤蔓。有的藤蔓爬到了人家的屋顶，网一样，乱七八糟纠结在一起。阿三家的院子，布满苔痕的墙已经松动。一只黑猫掠过篱笆，幽灵一样，隐匿在砖墙下。

村子里死气沉沉，大人们都像老爸老妈一样去城里打工了，尽



剩下些老弱病残。大片的田地荒着，杂草丛生，有的草都没过了我的头顶。我向远处望去，成群的乌鸦在村子上空盘旋，飞向不知哪里的巢窠。空荡荡的村子越发显得无生气。

夜色浓重，天暗下来了。

我不想回家，却不知道要去哪里，孤魂野鬼般乱走。

我在村口碰到阿三。阿三大我两岁，和我同级不同班，已连着留了两级。阿三和奶奶住一起。阿三的奶奶脚有点跛，走起路来颤颤巍巍。阿三的父亲两年前在工地上被一根掉下来的水泥柱砸死。阿三母亲哭天喊地要工地老板赔偿。老板非但不给钱，还找借口将也在工地上干活的阿三母亲给辞了。阿三母亲在绝望中吃了老鼠药自杀了。

关于阿三父母的惨剧，都是我从爷爷嘴里听来的。我们这个村子，已剩下没几个干农活的人。大部分的人宁愿自家的地空着荒着，也要去城里打工。“城里的钱好赚。”——在外面打工回来过年的人都这么说。他们一个个走了，留下老人和孩子。老人们有时坐在一起，说些陈年旧事。

偶尔也会接到一两个“城里来的”电话——这电话，就像突然飞临的乌鸦，成了周村不祥的“魔咒”。阿三父母的死，就是从电话里传来的。周村没有电话，要接（或打）一个电话，得走几十里地去最近的秋口镇。因此没有“重大”的事，周村人一般不使用电话。周村的老人（比如我爷爷）习惯了日出日落的自然生活。他们从不会主动跑上几十里地，为打一个电话。在镇上买些油盐酱醋日用品倒是有的。

却也有一次例外。那是半年前，我们村里的小孩妮妮在井台边玩耍，意外掉进了井里，被救上来时已没气了。妮妮的父母年初去